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_臣錢樾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升菴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升菴集八十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脩新都人大學士廷和之子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以議大禮杖謫事蹟具明史本傳此集萬厯中四川巡撫張士佩所訂賦及禠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又禠記四十一

卷蓋士佩取慎丹鈇錄譚苑醍醐諸書刪除
重複分類編次附其詩文之後者也慎以博
學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
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
室塞艱澁不可句讀者至於論說攷證往往
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踈舛又負氣
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遂為陳
耀文等所詬亦可為不善用長矣乾隆四十

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戴仁也嬰若白堊抱義也背若赤丹負禮也胃若石墨
蘊智也足下舐黃履信也厥像有六厥苞有九六像維
何頭像天足像地日像在日月像在背翼像曰風尾像
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
冠短朱距允鉤音激揚腹文戶天為生食爰在積石其
樹名曰瓊枝琦玗琅玕以為實琅玕之腴是曰離珠一
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琦玗子栖必朝陽高岡
之桐啄必紫脫蒼簞之粒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一

明 楊慎 撰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於滎阿有鳥來巢命音交和乃
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
鳥名為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此鳥以
爲羽族先其爲狀也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頸而
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鶴植而鹿化首若鵲青

三則鳳集而颺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
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鳳翩躩帝
竹而不驚宿留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琅霜吞嶠山之
紫露馴于宮隣爲帝司晨扈于軫車以節路驅爰率其
屬朝嘲夜咬露翦風翔千百爲羣朝于明堂故曰鳳忘
其翼鷙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其角鷙獸忘其距而
可御咸若鳥獸而柔緩疇若草木而歲蕤蒼麟白駒可
係而羈鳥巢鵲梁可俯而窺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

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干自舞昏鳴曰固
常旦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節節足足喈喈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
彩備明舉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鬱島翔玄圃過崑崙軼
底柱風穴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
離宮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
靈翥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

曰鵠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鳩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
南有錦駝鵠鷄飛光而映天綬鷄曳彩而駢羅竊鳳形
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翼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
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孽德下衰
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其孽臣
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聞誣天而矯神必窺鳳而弗
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貺咎徵天無口孰分其然否神無
喙孰折其真偽誠乎幾何矯枉寔多鳳之瑞世僅見孽

也乃若剗胎剔蠅神龍不遊覆巢礪卵鳳不翔留四靈
之瑞交遠則萬物之庚不由矣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
張于洞庭之野有焱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
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于是風后從而賡之
曰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力牧載而
和之曰敕爾瞽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無怠無
凶帝曰昭乎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而賛于帝
曰臣聞縹青者曰鸞齡黃者曰鵠饒紫者曰鸞多白者

必此物也西域有伊蘭以為佛供即此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為之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謚以伊蘭實自邛始維蘭之品粵繁有藂曰蕙曰蓀錯還丰茸曰芷曰菰名殊物同形如蒲萱盆盞是薦謠俗攸珍乃蘭之屬可佩可紉服之媚人昔號國香今茲曷湮宜湯宜浴陳除新沃昔聞其語今茲則愍先正詈蘭謂識之艱山谷致疑晦翁屢歎懿若卉之挺生兮何理美而琦絕既歲華以晞暘兮亦辰

世則那帝曰遠乎哉綠圖之見也遂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斧辰繪鳳之羽胡曹翦衣裳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陳帝鴻氏之硯書之右書曰巾几銘圖之左圖為帝命驗

伊蘭賦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香戴之髻紒經旬猶馨意古者紉佩之用頽浴之具

指兮爭掇並巧粲兮相迎都梁蟾蜍兮關爾而減價虎
蒲龍棗兮瞠予其亡菁超梅檀於雪域壓迷迭於雲清
星芒當晝而弗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華兮玉蓋叶
綠葉兮紫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蓬瀛詎數秋紅
之閒予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子以嘉
名重為系曰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王者
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宣尼息鄒兮屈平纍湘晨
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之鄉紉遺佩捐

岑而帶岳友射干而偕生兮朋荔挺而俱發漱玄英之
朝澤兮應復至之陽月秉荼蘼之粲榮兮擅芳菲之酷
烈開以景風之淑辰兮貫乎星回之火節漱沆瀣之芳
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步之有芳兮曾驗經旬之
未歇乃有娥媯掩嫫靡曼嫵媚步步移艷笑笑傾城子
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體馨曳步搖之馥郁映角犀之
豐盈若蘭機回文之錦李蘭琴綠綺之聲爰色授而魂
與且目眩而心縈倭墮梁家之髻浮渲韋娘之纓咸織

而疑香衿隕霜之不殺笑何草之不黃脫梧楸兮索索
銷蘭蕙兮揚揚琅玕摧兮好樹簫籟響兮長廊柳呈疎
兮綺陌荷委蓋兮銀塘矯兮紅蕖爛然朱芳賞生兮稀
有物珍兮非常誤停車之杜牧詫剪綵之隋皇江淹多
才擬抽毫而賦詠班姬含怨亦却扇而傍徨亂曰春花
紅兮杜宇春草碧兮萋弘茲微生兮秋穎乃借榮於春
工根伴兮寒蟄名托兮霄鴻彼游龍兮扶杜亦詩人兮
為風採佳名於飾羽聊以貽夫雕蟲

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羊

鴈來紅賦

此弘治甲子余十七歲時作近得其稿錄于此
蜀城之花與玉蟬而同房漢宮之菊配黃鵠以分裳茲
纖莖兮獨異候陽鳥而敷芳盈盈渥赭奕奕鮮粧承景
火旻之下委質金神之鄉吳臺草長紅心不同時節楚
岸楓愁赤葉遠謝焯煌迎風動彩泣露生光映夫容兮
瀕枉渚雜桂蕊兮侍君堂殘蝶留連而驚艷胡蜂躑躅

而孤斟兮奚吳飲兮秦謳慕漆園之斥鷃兮暢逍遙以
優游賦印段之蟋蟀兮庶蹶蹶而休休

綵扇賦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衡決訛舛復多夏日枕
痾稍為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際梅霖日車亭午風柯不
吟纖絳在御輕羽重尋或蒲葵兮紉素又紫紺兮綠沉
空青生峨眉之陽岵黃出嶠冢之陰金膏詒河伯之渚

樂清秋賦

皇天平則成四時兮竊獨樂此新秋無宋玉之悲懷兮
匪江淹之離愁澹吾慮以撫景兮遁炎威於金甌祛赫
曦之焰焰兮追涼颭之颭颭屏羽扇而篋藏兮御紈素
之輕柔聽琅玕之朝墜兮玩金波之夕流桂連蜷於山
阿兮蘭猗靡於巖陬既歲蕤其可懷兮又芬蓋以綢繆
嘉華黍與膏稷兮獲萬寶於西疇雖四壁之徒立兮欣
人足而我優塞不樂而胡為兮攢百慮以弣憂命一觴

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山抽人
參三桮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於雋昆明之陬
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蓏薦織女之樓逢茅龍之衛叔遇
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冥搜別有天棘
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之擢陽草欸冬叩
冰而吐葩葶薺蘼迎露而先槁青綸碧組蒼龍就食於甲
辰素茵皜陳白兔騰仙于辛卯帝休鬼蠶蕩邪而蠲憂
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若剽犀截角塞翠刪毛澄

碧髓挺青蛉之岑竹染湘妃之淚紙搗蔡倫之砧合為
綵扇翳君瑤琴瑤琴兮青琴知音兮賞音解明星兮藥
珮銜半月兮蘭襟墮馬罷梁家之髻含曠捧西子之心
銷獨愁兮片玉怯一笑兮千金怨蘊隆之赫赫忘逝景
之駸駸願鼓幽蘭兮白雪情寄山高兮水深

藥市賦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何
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執湯液和緩隨脩

駢翔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
鳩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
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
宇天隰之山。哀危螭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濩天府
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烟五十四州之謠。
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燠。邵公程鄭之倫。驥子
魚文之服。卞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蜮。黃耆背鮐。蒼

禺山之水碧醴樊桐之金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荒竅
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
韜莫不攀丹危而陟翠險實仙的而下神囂涉蓀蓀馳
苹苹刈翹翹伐丁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
名簡子花號長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
乃延平彭招長桑飛絳雪擣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
蓬州塗定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
瓚之鄉黃足之鳥呼李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

鴻安丘繼而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誰
蘊金瓶今子殫謝驚颿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
錢俵兮雀躍共喬松兮鯢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修容
麗級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戎旅賦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捐珮江皋兮解紳雲闕三陟崔
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旅而悄脰
兮揜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邁兮逾四稔而迄今父

恩髻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鴈學語鴉鴉毛姬餌
葉鳳子藏花色輝九璧之錦光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
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崔
公之鏡云遠華陀之囊已退既富矣韓康之肆寧靳乎
博望之槎揚雄夢腸頓醒滯思于雕篆相如消渴歛洎
沉痾於齒牙豈知西顙之盤露北方之河車哉有林閭
翁孺者起而為系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永
遁兮二豎載殲兮九嬰分菊潭兮灩灩宴蓉城兮冥冥

猩之夜啼兮履拂拂之朝跡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
之昔宅胥靡登而不懼兮魑魅過而奚慄塢堞颺揚兮
含沙影流喟茲徂春兮忽焉杪秋月令殊于九州兮瘴
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我攜旨酒兮思柔采檳榔兮
綴扶留贈相離兮結忘憂寒鵲鷄兮為脯露江魚兮為
脩滇歌兮繫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
歎歎其向取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予寂夜引簟枕
而假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款語兮閭里紛其

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達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渚慈烏忻於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跼跼何生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鵲姬公畏于熠燿兮尼父喈夫螭蜺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徑于鼯鼯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歎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崦兮望崦嵫之末光神怵恨而蜚颺兮形嚮卷而愴囊睇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

實玄工蓐收傳紺屏翳專紅子穿皮出房殊卉叢膚無
纖蠹腹育飛蟲有夫不名占諸義方曰碩果不食在剝
之坤宮荒經所漏而鼉仙未弘者歟炎皇未嘗而左賦
始崇者與烜比景灌萑露果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為
黨鄰平仲君遷為朋故君子識之是曰古度

石蛙賦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砮郭璞賦註曰石砮
今方言為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類草

來訝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昀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曰
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中古
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罔睹兮蘭津開道
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為恒此土兮金
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憊兮

古度賦

有木詭容在勾之東脩梯盤壤巨榦撐空闕華青帝垂

翾以作狀翬翬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相向閣閣
椽椽據以為營郁郁彬彬竊以為名霽霖眩雨豐隆混
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子不知筮諸靈著靈著曰針
之喙嗜膚之利利在三宵羣嬉羣囂醉血不醒疾斃于
掌戟著頌喻寡徵諸玉瓦玉瓦曰仙鼠聚糧萑葦之鄉
伏斃攸戕利距森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
諸射覆射覆大夫曰烟火其屯鐙燭其喜焦螟以為巢
蟻蟻以為使芸瓜而來零粟而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

每春則生華一名紫藍字亦從草謝客詩所稱
紫藍華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故為重構
傳諸博物云

江之腴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屢流吐葉應節揚葩水
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鮪孕霞孰與紫藍名品
駢嘉誰抽鬣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耶

蚊賦

有物于此孕于丹鷄氏于白鳥育于朱陵殷于豐草翻

兮謚曰齧民

蒼頡曰蚊齧民蟲也

昭凶德兮炎后品物世墮資兮

蠆尾虺首罔攸遺兮喑爾蛸化

通俗文蛸化為蚊

百靡宜兮擾

龍儀鳳于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營兮禁鼃去梟著周

經兮胡爾利榮獨無懲兮玄圭紀正炯弗昧兮丹良為

羞

大戴記丹鳥羞白鳥注丹鳥丹良也白鳥蚊也

欣絕彙兮鼃戴山抃聖播跡

兮使爾負山

莊子使蚊負山

諒何力兮謂爾有睫

列子焦螟巢于蚊睫

奚

誰攘兮竚篠琅疏競來往兮謂爾有臂

莊子蟲臂鼠肝

奚誰忱

兮明潛宵征侶罔兩兮旅蜚成市仙孺惕兮

續列仙傳吳猛事

公子喻矣是曰蚊理

後蚊賦

余暇之日戲為蟲賦或謂規規蘭陵之體未盡
蟲之典也夫言生於智智者不藏書事起於言
善言不引事而昔人有點鬼祭獺探瓶記珠者
良亦苦矣余也窺聞習懶直取之胸臆而已叙
之於紙為後蟲賦

邃古史皇初奎畫兮曲腳旁低

古文贊蚊脚旁
低鵠頭仰立

垂物則

何繁思之糾結兮中悶瞀以罔休晝屢食而調飢兮寧
膳餼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悠息壅翳
其煩促兮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填臆兮淚熒熒而
漲眸志沉抑而慙慙兮魂離散而難收罹顛躓以厄窮
兮茲遷逐於海陬哀蕪城之卑溼兮古滸廣之所都形
孑孑而窘束兮竊滯此其窮途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
物以增愁獸求曹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矧離索之
悽惻兮顧寂歷而無儔寥廓落而冥冥兮阻容與以優

聚響成雷藩侯慄兮

中山王事

障爾燥爾徙宜疾兮蟲不能

辯對以臆兮肖翹蠕動生以息兮倏詭妍媸寧有極兮

血國三千彼貨殖兮

揚子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設齒然也

曷云

不憐嚼有國兮赤口燒城煩言嘖兮積毀銷骨瘡痂結

兮楚組齊帷疇其隔兮赤燧頰燥罔有懾兮命曰人蟲

理可說兮惟蟲能蟲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

蟲不懲蟲何罪兮百爾君子無庸喙兮

思友賦寄楊用修

附

夏邦謨

金之日遠兮懼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遙望兮眇雲木
之相樛夏山川之蔽虧兮邈傳置之迴脩月輝輝而照
夜兮霜稜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汨汨以沉丘情
縹緲以快悵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兮遭迴
腸而優柔嗟百歲之易邁兮胡歡寡而多憂當其羣
嬉而愉樂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而橫逝兮非弱
質之所優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肆之為尤固自厲其
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臧

游極兄弟於四海兮偉曠士之徽猷人固各有所志兮
焉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慨
仲身之多顙兮得鮑叔而攄幽僑札相感於傾盖兮或
獻紵而縞酬仰尼父之禮瑗使兮慕贈處於回由世重
陳雷之懿行兮況以膠漆之相投王貢出以類聚兮慶
廉義以為疇古固敦斯軌躅兮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
刺於鳥鳴兮谷風以棄予為仇張陳隙以反目兮蕭朱
卒胖然其相矛悲夫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詆喟斷

風歌正始忽白日之西匿留情懽兮未已指回塘以分
背視星漢之空明何余心之寥廓感越鄉之羈情聞馬
融之長笛聽謝傳之哀箏翔寒蛩而寫怨吟歸鴻而寄
聲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旅遊倦兮旅懷殫偕美人兮
攜手聊逍遙以盤桓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烟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于乙
夜收鷁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即陳露布竊惟蛸化之孽

謀

泛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羅筌以搖
舳扣榜歌以流唱撫流景以徜徉沿三島之赤岸泝九
曲之滄浪詠吳趨兮渺閭闔激楚奏兮懷瀟湘三翼青
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春之遲晷霞絢繁兮
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兮烟之濤招漁人兮蘆之
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籀折素芷發清言析玄理陳古

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不早降于青女某等掃
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貫魚手戡閔蠹雖出火攻之下
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臾嗤負山之何力格戟少
選諒遊臺之豈還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
偕女君合樹子宮叶熊羆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
欣忭曷勝捷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升菴集卷一

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鵝久貽害於羊羅鼠夾如虎如
豹曾煽虐於甓社淮津血國三千睫巢億萬飢方柳絮
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胄系子牙敢
偷郁郁佳名捷實茸茸擅據閣閣要地擾仙遊之夢栩
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越女嘖蛾撩亂錦
窓似柳張郎挫精儼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隄玉
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
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嘗藥之經恐漏罪浮蠹蠅

郊卿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
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
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設
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
奉引遮迺而後轉轍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
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
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
庇在陛下奈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二

明 楊慎 撰

丁丑封事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

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於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為不可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為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為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寧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況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楊

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防盜賊陛下
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
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
堅為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
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
又豈謂敵騎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
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
舍崇高之極而為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

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今後世觀之以為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為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

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強
寇之鋒其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
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
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
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
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
事既如彼驗之己巳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為
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

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為
萬古丹經王余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
獲近晤洪雅楊邛崃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
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
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
篇後叙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
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
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

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
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為
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
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
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
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
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
未果蓋亦知其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

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濫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為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詁序

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刻心末學後生皆心維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

人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
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
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既喜古
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為千古之一快乃序
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
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
而為房中或認以為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蕩產成
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

助羣居終日為之賢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惜夫銀鉤
乍閱亥豕成羣塋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猶矣庶有芳
乎青衿桐子錦帶先程或采下葑於朝聞副墨之子洛
誦之孫亦將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
為註脚倦學願息者謂忘言為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嗤
我然心面不同亦更笑也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

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
補天祿校文之缺為召陵公乘之禪矣其書不用於科
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
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
簣之虧吹劒一呖之缺乎余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
杜氏千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
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練惟
其取者乃手錄之為周官音詁一編以為鈎玄提要之

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邐邐員存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
貌邐邐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
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邐邐員存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
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
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諱
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
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
也當為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

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
物也惜夫遺大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
特軋卷首裒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
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
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
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邈
邈員存二句牽合紕繆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
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複書此易見爾

魁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被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輜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

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人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
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
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退之蘇子瞻歌三
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
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

疑信相辟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贋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

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
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
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
姚姁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
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
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
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
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

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輜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為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為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北會為滙傳者摘其為紀者之誤至於山海經之牴

在凡六十以為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
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
為未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
余竊以其說為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
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
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
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

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
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
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
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
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
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

悟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為禹貢之
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鮮爾
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為校輯止存欽之本文
若酈氏注衍為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繇頗無關涉首注
河水二字汎用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
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為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
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
禮之傳為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

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
讀奧篇隱帙渙若冰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參之古人
成編褫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諷說
乃作轉注古音畧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于周
漢而略于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
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為
據邪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
義是之取焉非徒以逞博磨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

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于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審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為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分葉貫間亦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謬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

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為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牖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騷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濶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叢之不可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恧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藏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
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
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
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
當乎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有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
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與或以三

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毀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衷迨
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
大禹岵嶮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
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
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
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
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

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
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
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
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
說黃顥說周盛說逮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
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
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

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緒耳遂申前說序而
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
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
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
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
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
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

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蕘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竒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為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為祖許氏說文為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為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

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安
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笋昇高山為杪此
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
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
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
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
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
窺班得臂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

而識字為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
棄春秋而後為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
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呬而心俞矣夫
宣和書譜序

宋宣和中君臣冥盱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故篆
鼎銘鍾法帖名畫全集于汴京而麇載于御府其款識
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躡蹙目則有宣和書畫譜玩
物溺心固蝨政之炯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之不廢也

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于諸家矣所收之字幸
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
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
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
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
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為揚子雲以易為
太玄而詩書春秋為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
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為極致

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號討尋實艱于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為補之比之圍棋握槩之譜稍有益焉曾記弘治中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徧

晉代宮閣名魏王花木記尚有傳焉而況是乎蚩尤之
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運河也當日
之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書
雖中秘亦缺余得之于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一帙冀
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
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

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芽之手元和之脚明
之存乎其人知貽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
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
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韵約僅五言後素
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啓聖焉于是乎取之以此
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

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名賓之書尚存則執之以對
不為愈乎

分隸同構序

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迹以還為八分為楷隸其變
鉤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別構
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于六書而又
叶于八法得什一於千百振體要於碎煩名曰分隸同
構嗚呼上谷之嗣未覩鴻蹤曇礪之鷺空傳膺本隸古

醫誦蠶蟬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悵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為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為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為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為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為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廿四篇為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

哉嗒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
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璣語網
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
所遺而後人拾以為已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
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
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
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

柏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
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
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
笑

五言律祖序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頰玩卦畫則八八相聯蓋太
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實由天成
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

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為第六卷第七卷
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
之語百五十條為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
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為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詩
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十卷終
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誦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竿鼎
匣鼎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
啗子所為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

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做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
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
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序

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為九卷凡二百若干首反復觀之
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謝
客以排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於永明

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
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
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
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于景雲
垂拱之上著先鞭於延清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
造陰何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隄廩日
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為五言律祖泝龍舟於落葉遵鳳
輅以椎輪華琿極摯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

清分作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
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昉分音節尺度祭如也有唐諸子
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
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隋志經籍
跡班班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覩其書每一披臨輒三
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

操觚幹才靡然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固已有不
純於古法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北朝陳隋則選
所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
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
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
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
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驅
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騷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于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

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陋儒
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畧先世遂使古調聲聞往體
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
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雘矣二集所畧予得而收之
為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
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
之遺軼可重悲惜者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謾
矣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此者歟

燥無梅雨之潤絕蟬蠹之缺故藏書亦可久焉慎執戟
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於葉榆書肆以海貝二百索
購得羣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
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五人啟凡四
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為末品也昌黎病其
衰颯柳子以為駢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
能競工觀此集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
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

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
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
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
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
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詩增奇為標題以神妙能雜分
卷帙逃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羣公四六序

滇雲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高

子繼之東谷教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耄予不敏五之屬而和名又若柯首稗以成什乃孟冬廿日會于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予篆題予即以二亭名名卷蟠峯子曰義昌取乎噫山水之清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喙鳴之善也疇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子行萬里閱人多矣所為詠歎緘藏者僅是所為留連徙倚者僅是茲可曰無擇數乎率是道也於學術辨其真贗於朋從分其鳳鸞於尚友

鴻藻景錄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絺繒之中直可
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
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表裏豈屑屑於
聲牙詰屈哉大中丞百川張公腹笥既富手校尤勤乃
取弋於飛蟲下問於米菲因出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
得之由以廣古賢之跡傳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

清音競秀詩卷序

蟠峯李子子安銜使于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狷齋謝

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于此號于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擲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為感

師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命可以裨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之可也奚翅為山水詩辭指哉
老予不敏題以為清音競秀詩卷序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皆代則然非相假戩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

而後真室實則擾長河為酥酪室則納須彌于芥子以
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
苑云徒說云乎哉醒云醐云徒味云乎哉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
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
玉屑盈車不如金壁洪答曰泳圖流者採珠而捐蚌登
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

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譚苑醍醐序

醍醐者鍊酥之綦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
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
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
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
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

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
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
為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
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
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
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
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
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

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
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
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
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
分以為丹鉛別錄享敝帚以千金緘燕石以什襲雖取
大方之笑且為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日月之陰徑寸而

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雋游談
為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
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護乎若夫陳子昂
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辨則孟
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感
揆藻而騁轡與為多矣況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
湖放翁篇詠泊于百濮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
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表說友所著

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數過從晤言之適
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
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于氓
蚼焚枯酌醴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
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四川總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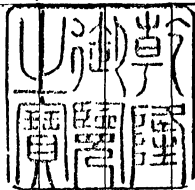
予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
如矚若君平王褒韓韓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

莊敏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劄東阜公喜曰漢碑之傳于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于遠邦不謂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隆翰駢出橫陳實錄有昐乃博選而約載之為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詠闕于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闕于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

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暫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王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執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篋參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翦彼狼狽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孝廉柳

文章辨體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既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為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于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

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升菴集卷二